

# 以妓女身份做掩护的女间谍“阿菊”们

3



胡平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本书梳理日本漫长的情报站历史,揭开隐藏在黑黢黢迷宫中的、以帝国与天皇的名义开展的日本情报战真面目……

[上期回顾]

1893年至次年7月甲午战争打响,是日本情报战紧锣密鼓的一年。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先后两次赴中国,暗中调查中国国情。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等间谍也频繁活动,获得了大量情报。日本情报战的成功运用,为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纪实

据帮助日本建立情报机构的德国警察总监舒迪维尔日后透露,在日俄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约使用了4万名间谍,在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此外,在这场对俄国的情报战中,日本女性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的一些资料里,称日本的女性情报人员,有许多出自于札幌的“妓女间谍学校”。

1896年,玄洋社在北海道的札幌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该校主要讲授俄语和俄国的风俗人情,并进行各种搜集情报技能的培训,学员毕业前还得潜入西伯利亚实习。此后,该校又增设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运用美色猎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日后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这所学校也因此有了“妓女间谍学校”的绰号。

在国内的资料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

“西伯利亚阿菊”,原名山本菊子,1886年出生于九州,7岁时,因家贫被卖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山本菊子遇到了内田良平,后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间谍潜质,将她送入“俄华语学校”精心培养。日俄战争爆发后,18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在日本情报界初露锋芒。

1918年,日本伙同一些西方列强出兵西伯利亚,占领了俄远东地区的一些城市,对现已被俄罗斯史学界称为“十月政变”的“十月革命”实施武装干涉。

精通汉语、俄语和朝鲜语三门语言的日本间谍,被派往三国边境一带活动。她与俄白军和中国东北的马贼相互勾结,搜集到俄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西伯利亚阿菊”的大名逐渐响亮起来。

后来,俄白军被红军击败,25万残部退入中国东北地区。他们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军队残余,季捷里赫斯将军、卡佩尔将军以及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军队残余。日本企图将后者的几万残部拉到哈尔滨、大连一带,为日本侵华战略服务。然而,谢苗诺夫对此建议不感兴趣,他麾下有不少人是俄中边境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他们只希望在家乡附近活动。山本菊子奉命再度出山,先是使出“美人计”,将谢苗诺夫迷得晕头转向,接着又向其提供“绝密情报”,称苏俄特工人员已潜入满洲,伺机暗杀他,只有投靠日本人才有出路。在山本菊子的软硬兼施下,谢苗诺夫最终带着队伍归顺日本。此后,山本菊子又乔扮中国人,收买了20多股马贼,有了做山大王的意思。不但在东北地区到处搜集情报,而且四处袭击反日武装。1923年,37岁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尔滨,“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

在国内的资料里,对“满洲阿菊”的描述是——

“满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双亡的她,自幼就被送进“妓女间谍学校”培养。15岁时,河村菊子已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姑娘,玄洋社派其潜入一名日本间谍“勾搭成奸”,不久,其情人被沙俄军队处死,从此,她与俄国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战争爆发后,河村菊子

奉命来到东北,化名“小金凤”,嫁给了马贼杨大新。在她的枕头上,杨大新屡屡攻击俄军补给线,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报。杨大新战死后,河村菊子掌握了这股土匪武装,好像又成了寨主,带领这股马贼在中俄边境地区流窜多年,刺探苏联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情报。

1928年6月1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炸死了奉系首领张作霖。其子张学良在东北地区严查此案,发誓要抓到杀害父亲的仇人。日本人担心参与此事的汉奸刘载明泄密,决定将其弄到大连后灭口。为了防止刘载明在路上被东北军查获,河村菊子衔命出马,她与刘载明扮成一对中国富商夫妇,成功地混过了东北军的检查,乘火车顺利到了大连。火车刚一到站,河村菊子就将“丈夫”交给了日本宪兵,河村菊子因此立了大功,并有了“满洲阿菊”的绰号。

国内还有文章称,三十年代初,河村菊子又跨越中国,由白雪皑皑的东北,来到凤凰树一片苍青的广西。此行的目的,是为离间两广军政大佬余汉谋和中央蒋介石的关系,结局却是广西成了她的不归之地……

所谓“大陆阿菊”,则是一个统称。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本情报机构不但在关外,还在关内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了大量高级妓院,其中有不少是女间谍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这些“大陆阿菊”年轻貌美,床上床下,无不深通关节,曲尽其妙,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前赴后继地沦为日本情报

机构的“猎物”……

在检点国内书上、网上有关“阿菊”们的资料时,我总有些看“演义”的感觉。当然,因为“苦大仇深”,也因为众多国人笔下使惯了的批判性语言,诸如“勾搭成奸”、“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也让我觉得这恐怕不会是原汁原味的历史。

我请日籍华裔作家林小玳女士在日本专门查找,看看是否有她们生平的准确资料。结果,她检查到的,并由日文翻译成中文是——

西伯利亚阿菊:被誉为“稻佐(地名)女王”、“俄罗斯海军之母”,其原名叫道永荣。长崎市的纪念碑以“长崎三大女杰”之一对其有所记录。作家马稻子的著作和舞台剧《鹤港——长崎异人馆》,描述的就是她的故事。1860年,她出生在九州一个叫天草的地方。12岁走出家乡,由此,从上海到西伯利亚的贝尔加湖,都留下了她广泛的足迹……

她与俄罗斯的关系很深,关于她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军总司令官古罗巴托金,以及乃木大将对阵的斯特鲁塞等人的交往,在民间有着许多传闻……

满洲阿菊:尽管有不少杂志和新闻的触及,但包围在这个人物身上的谜团不可谓不多。明治11年,即1878年,她出生在山口县现在的熊毛郡,17岁远渡朝鲜,后辗转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等地。她为协助日方军队立下了各种功劳。接受过日军首脑和赏勋局总裁赠与的奖金80元。死后安葬在哈尔滨日本人墓地。

又有一说是,在满洲某个重大事件中,张作霖的一个把

兄弟被处以死刑前千钧一发的时刻,她及时相救,也让她从此投入了土匪队伍,以女匪首的名声威震一方。当时,她发行的通行证,在当地民众中使用率最高。传说她后来因病不起,在大正12年(1923年)结束了她短暂的生涯。尽管《人名辞典》记载她的本名叫“山本菊子”,但这未必准确。

在日本,还有《土匪与女将军》等书,均是以曾落草于土匪的中岛成子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们认为,中岛成子就是“满洲阿菊”。在国内出版的《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一书里,也肯定中岛成子是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二部的女间谍。中岛成子应确有其人,最有力的证据,是她儿子中丸薰为否定社会上关于他有日本皇族血统的谬传而发布的公开声明。大意如下:

母亲中岛成子,出生于栃木县小山市一个大地主家,在7名子女中排行第三。年轻时作为日本红十字会派出的护士到了满洲,经奉天顾问町野武马介绍,在张学良府邸做了家庭教师。不久,与奉天铁路局参议韩景堂恋爱结婚,生下姐姐,我与弟弟三人。当时中国的民俗难以理解,韩景堂娶了若干房太太,而且,所有人都是明媒正娶。因此,我们也算是韩正式的子女……

1949年,韩景堂去了台湾。母亲却因“间谍”罪名在中国大陆被捕。我出生后被迫嫁给中岛成子的弟弟夫妇,与生母情缘一向稀薄。昭和32年(1957年),母亲被中共监狱无罪释放,返回日本。此时,我正在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 白婷介绍他认识了第一个期货市场的高手

3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刚来深圳时,一无所有的吴宏进了一家期货公司工作。进公司的那一天,正好碰到市场部的钱经理和客户起了争执。客户对钱经理很不满意,吴宏低言软语安抚客户。吴宏的好态度让总经理看到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于是决定栽培他。

都市情感

吴宏在深圳是没有什么亲人的,他唯一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老乡白婷,说是老乡,其实也不完全是,白婷很小就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深圳。她有个身价过亿的父亲,还有个身价过亿的母亲,应该说她一生下来就非比寻常,加上白婷集结了父母的长相优点,身高1米7,生得肌肤如雪、眉目如画。因此在深圳她的绰号叫林青霞,江湖传闻,看过她超过三次的人都已经狂喷鼻血而死。

白婷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回到深圳,经她母亲撮合,也是商业联姻,嫁给了一个亿万富豪,但不出一年就开始发生内战,分家产吵得舌生疮,亿万富豪大怒,推心一掌,打得白婷跌落尘埃。白婷大叫一声,正待疯狂反击,听见亿万富豪咬着牙说:“我再给你加一点!行了吧?!”这一巴掌值一千万。第二天白婷就高高兴兴地离婚了,然后就买了两套房子,好一点的自己住,差一点的租了出去。

吴宏刚来深圳的时候,白婷用的一支15毫升的眼霜就等于吴宏一个月的口粮,白婷的一套女装就等于吴宏之前23年所有衣服价格的总和还超过了十倍;白婷的一块名表,吴宏就是不吃不喝,几辈子也买不起。可就是这样的吴宏和这样的白婷站在一起,也仍然能让人深深感觉到一个男人的优越与高傲,一个女人的空虚与无奈。

那天,吴宏和韩洁一起走出机场,来接吴宏的白婷就愣在了。在没有见到韩洁之前,她觉得她和吴宏的关系恰到好处,吴宏对她一副奉若上宾、毕恭毕敬的样子令她很满意,可当

韩洁笑着向她走过来的那个清晨,当白婷看到了吴宏对着韩洁憨笑的模样,她明白她的希望已经开始破灭了……

吴宏问白婷:“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样?”“有点妖。”白婷点燃一支烟,不屑地说:“妖?你有美感吗?那是清纯,我看你眼睛有点妖是真的,不如人家,心里很痛吧,呵呵。”

“呵呵,这个女孩,是磁铁,小心你自己执迷不悟呀,她确实是男人喜欢的类型,就怕你以后卖了肾都养不起她。”白婷瞟了吴宏一眼,接着说:“你看见她手腕上的表没?是‘劳力士’,少说也得七八万,你见得一个单身女孩能买得起这种奢侈品吗,没有男人在后面给她撑腰,哪里有她现在呀?”

吴宏听着白婷的话,骂了她两句,心里却反复思量着白婷的话……

3年之后的一个深夜,吴宏和白婷给韩洁烧了几百亿冥币,那时深圳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滨海大道上影影绰绰,空气中飘荡着梦呓般的歌声。白婷眼眶乌青,脸上隐约有鬼魂的表情,纸钱烧完后,她想起与死者一生的恩怨,忍不住伤心起来,低着头流了两滴眼泪。吴宏淡淡地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了。”一直沉默的白婷,却忽然侧过脸,声音微冷,一字字清如碎冰:“为什么?”白婷直直地看着吴宏,她每次都可以在人群中第一眼就抓住自己想要的那个人,可她却永远都抓不住那个人心。

吴宏自言自语:“我的爱情已经死了!”“可她已经走了,已经一年了!”白婷的声音

颤抖着。

“是,时间让我明白了过去的一切!爱情其实是不可以强求的,和韩洁在一起的感觉,是很平淡的舒心,不需要有什么意识,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需要提醒自己,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我一直也只是把你当朋友,仅此而已。”

白婷一声冷笑:“我好不容易等她离开了,我以为一直等下去,你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但我错了,你还是要离开我,我经常想既然离别总是伤人的,那么就让他这种离别来得迟一些,或者是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我想逃避现实,但现实就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

“这不是逃避,而是避免伤害。”吴宏转过身的瞬间,白婷看到他的脸,铁青得没有丝毫血色。“你不许走!”白婷拦住吴宏,语气僵硬。这一刻,所有的面具都没有一种叫情感的东西那么具有穿透力。“我错了,我不该伤害韩洁,我以为我做的不足以让她轻生的,我只是想把你赢回来而已!”白婷抓住吴宏的衣服,像个乞求爱的女人。“我下周要去加拿大了,我不相信你那么绝情,我们一起去吧,我买了两张飞机票,我们一起离开这个纷扰的地方,好吗?”

“不是你的错!”吴宏说,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在风中颤抖的白婷,便转身大踏步地离开。

吴宏不知道该感谢白婷还是该痛恨白婷,她给了他一次创造辉煌事业的机会,却夺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在吴宏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她介绍他认识了第一个期货市场的高手,林峰!

那是1999年,那个时候所有做期货投资的人都在买卖绿豆,吴宏真正在操作上大显身手的也是在这个时候的绿豆市场上。绿豆GN903今天继续下跌,价格几乎快封在跌停板上,成交非常活跃。吴宏盯着电脑上的日K线图陷入沉思,电话响了好久,熟悉的铃声重奏了两遍,吴宏才接,“喂?”

“吴宏,我是白婷,你在哪儿呢?”“我在公司!”“下班我过来接你吧,我帮你约了一个客户,资金应该不少。”吴宏边看盘边答应着,“好,我等你!”

下午4点左右,白婷和吴宏来到卓然大厦28层利天投资公司。据白婷说这是一家香港集团控股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其学长。前台的秘书热情地和白婷打招呼并把他们引进一个办公室。吴宏看到一个清瘦干练的,看上去颇为年轻的男子坐在一个极长的办公桌后,男子头歪在一边,睡得正深沉,一本杂志落在脚跟。

这是一间很豪华的办公室,室内再无其他人。男子对面是一个等离子超大显示屏,显示屏上正是绿豆GN903今天的走势,价格以垂直状痛快淋漓地往下滑落!天花板是一个巨大的水族箱,里面有假山、水藻还有鱼,但鱼只有一种鱼——鲨鱼,共有两条。一个房顶上能容下两条数米长的鲨鱼游来游去,可以想像这个办公室有多大。在这个超大的水族箱里更有青绿色的灯光。让整个房间更显得似在海底一般。在吴宏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她介绍他认识了第一个期货市场的高手,林峰!

白婷轻轻地象征性地敲

了一下敞开的门,清瘦男子真的睡得很沉沉,居然没有反应。直到白婷伸手摇了摇他的肩膀,清瘦男子才睁开了眼。男子说:“啊,白婷!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上次你不是让我给你物色个做期货的操盘手吗?这不?我千挑万选给你带来了一个,他叫吴宏。吴宏,这位是林峰,利天投资的总经理。”林峰的脸上似乎微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子,面向吴宏伸出右手道:“幸会。”林峰与吴宏握手后径直走到飘香的咖啡壶前,拿出两个杯子,轻轻地倒了两杯。一杯递到吴宏面前,一杯递到白婷面前。

吴宏接过白婷道:“谢谢。”林峰用手指指显示屏,熟悉的K线图呈现在吴宏眼前。然后林峰目不转睛地看着图表,似乎是自语道:“最近我和几个朋友在玩桥牌。居然连输了一周。你说怪不怪呢?”

吴宏也似乎只是自语地答道:“齐桓公时,有四人是他的心腹,一个甘心奉献儿子的肉给他吃,一个甘心自宫侍奉他……这四人对齐桓公的效忠,显然已经违反了人之常情,恰恰体现出他们图谋不轨,齐桓公不听管仲的话,最后被这四人害死。沽名其实为的是钓誉,是有所谋,再坏的运气,也不会让您每次都输。或许这种违反常理的晦气正是即将射向您的幸运之箭呢?”

林峰的眉毛动了动,笑道:“那我如何才能抓住这支箭呢?”吴宏直视着林峰,道:“不要抓,一支箭有两个时候是不能抓的。一是在刚射出时,二是在射出后快到目标时。”